

生机的意蕴

——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

王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生机的意蕴

——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

王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机的意蕴: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王前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1-017593-5

I. ①生… II. ①王…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994 号

生机的意蕴

SHENGJI DE YIYUN

——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

王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55 千字

ISBN 978-7-01-017593-5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何谓“机体”? 何谓“生机”?	1
第二节 机体哲学新形态的意义	7
第三节 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	13
第一章 机体哲学发展的思想轨迹	19
第一节 西方机体哲学发展的思想轨迹	19
一、目的论时期	20
二、活力论时期	22
三、过程论时期	26
四、系统论时期	28
第二节 中国机体哲学发展的思想轨迹	33
一、天命论时期	34
二、天人感应时期	36
三、元气说时期	38
四、生命论时期	41
第二章 基于“生机”的本体论研究	46
第一节 “生机”的本体论特征	46
第二节 机体的其他本体论特征	56
第三节 机体的基本类型	61
一、生命机体	61

二、人工机体	63
三、社会机体	67
四、精神机体	71
五、各种类型机体的耦合	77
第四节 机体的结构与功能	81
一、机体中的关系	82
二、机体的整体、部分与单子	92
三、机体中的位置与秩序	95
四、机体的功能	100
第五节 机体的生成与演化	102
一、机体的生成	102
二、机体的生存态势	105
三、机体的进化规律	107
四、机体的退化与变质	110
第六节 机体的遗传与变异	112
一、机体遗传的机制	112
二、机体变异的途径	115
第七节 机体的目的与反馈	116
一、机体的目的选择	116
二、机体的反馈机制	118
三、机体的自主性	120
第三章 面向“生机”的认识论研究	122
第一节 机体认识的主体	123
一、以机体为对象的认知器官	123
二、“脑”“心”与“身”的互动	139
三、感觉、知觉与体验	143
第二节 机体认识的对象	149
一、机体的“象”与“现象”	149

二、“取象比类”与隐喻	161
三、从生活直观到本质直观	173
第三节 机体认识的视域	180
一、对机体的宏观与微观把握	181
二、视域的扩展与收缩	185
三、视域的融合与转移	188
第四节 机体认识的模型建构	189
一、直觉模型与逻辑模型的关系	189
二、直觉成果的逻辑追问	195
三、逻辑起点的直觉选择	199
第五节 机体认识的真理性问题	201
一、模型与真理	201
二、过程与真理	207
三、真理的解释与理解	210
第四章 利用“生机”的方法论研究	212
第一节 机体分析的路径	212
一、机体的网络分析	213
二、机体的情境分析	217
三、机体的状态分析	219
四、机体的趋势分析	224
第二节 机体关系的协调	226
一、机体关系的体验型协调	226
二、机体关系的规制型协调	239
三、机体关系的复合型协调	242
第三节 机体活动中的实践智慧	245
一、“道”与辩证法的比较	246
二、两种实践智慧的不同体现	251
三、机体活动中实践智慧的运用	259

四、对实践智慧的领悟与传授	277
第五章 权衡“生机”的价值论研究	288
第一节 机体的价值	288
一、机体的价值标准	289
二、机体的道德判断	294
三、机体真、善、美的统一	299
第二节 机体的评价	304
一、机体的社会评价	305
二、机体的心理评价	307
三、机体的历史评价	309
第三节 机体的管理	311
一、机体管理的基本原则	311
二、机体管理的途径	316
三、机体管理的模式	326
四、机体管理的应用	338
结语	350
后记	354

绪 论

生机盎然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生机勃勃是国家、群体和个人最佳的状态。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充满生机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有待机体哲学反思的生动经验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世界上跌宕起伏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使机体哲学研究变得非常必要。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融会中西机体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新形态，用来解读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意蕴的概念，在建构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观念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第一节 何谓“机体”？何谓“生机”？

机体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各种机体，但是在如何理解“机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中国和西方的机体哲学有着明显差异。“生机”这个概念是西方机体哲学研究很少关注的，但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现了机体本质特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何谓“机体”？何谓“生机”？这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研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在英文中“机体”(organism)这个词，源自“organ”。“organ”的原意是风琴类乐器的发声孔腔，引申为“器官”“机构”。由于大多数生物是许多器官共同起作用的集合体，因而一般就把生物称为“organism”，

也译为“有机体”。^① 1780年瑞典化学家伯格曼第一次区分了“有机物”(organic matter)和“无机物”(inorganic matter),当时认为有机物只能来自生物体,后来发现并非如此。瑞典化学家柏齐力阿斯在教科书中最先使用“有机化学”一词,但主要限于生物化学。^② 显然,“机体”这一术语最初主要着眼于生物器官的机能,表明这种机能是非生物体所没有的。“有机性”“有机整体”“有机联系”等词汇,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机体”原意出自“器官”,源自乐器,具有从器物结构特征来理解生物本质特征的倾向,因而笛卡尔能够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观点,进而拉美特利又提出“人是机器”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文中的“机体”一词是对“organism”的翻译,但中文“机体”一词中的“机”从词源上看与英文中的“organ”不同,它在中文的语境中有着特殊含义。“机”的繁体字是“機”,来源于“幾”。按照《说文解字》的解读,“幾”的意思是“微也,殆也”。它由两个“幺”字和一个“戍”字合成,“幺”的本意是幼小的儿童,“戍”的本意是“兵守”。用两个小孩子把守城池,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种预示危险的征兆称为“幾”,引申为各种事物变化的萌芽。^③ 对“幾”的探究可以见微而知著,及时防范风险。“幾”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概率很高,不容忽视。《易传·系辞上》说:“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传·系辞下》说:“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④ 周敦颐将“幾”与“诚”“神”相提并论,认为“诚、神、幾,曰圣人”,并解释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幾也……幾微故幽。”^⑤ 明代方以智提

① [美] 阿西莫夫:《科技名词探源》,卞毓麟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0页。

② [美] 亨利·M. 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1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4页。

④ 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1、661页。

⑤ 参见[美]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出“通幾”之学，认为“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幾。”^① 这里“幾”已有事物隐含的变化规律之意。在简化字中“幾”写成了“几”，从字面上很容易使人忽略其中的深刻含义。因为“几”的本意只是古代的一种小桌子，不具备“见微而知著”的价值。

“幾”加上“木”字偏旁，就成了“機”，“機”的最初含义是弩箭上的机关，即“弩牙”（《尚书孔传》中解释说：“機，弩牙也”）。一扣扳机，弩箭就会发射出去。所以《说文解字》中说：“主发谓之機。”^② 现代枪炮上的扳机和发射火箭导弹的按钮依据的是同样的原理。“機”意味着对器械运动过程和结果的控制，而且是以很小的投入取得显著的收益，这里体现了“幾”的价值，即抓住事物的苗头就能控制事物的发展。显然，这是一种智慧和巧妙的体现，因而被称为“機巧”。“機”的“木”字偏旁意味着最初的器具和机关基本上是木制的，但后来金属制品取代了木制品，因为金属制品质地更坚硬，便于精细加工。顺便提一下，将“機”简化成“机”，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对其本意损失不大，所以下文还是用“机”来代替“機”进行论述。用“机体”来对译“organism”，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机体的本质特征，这里隐含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和智慧。

中国古代哲学中并没有专门提出“机体”这个概念，但“生机”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得到广泛应用，通常表示生命力、活力、生活的希望等含义。“生机”是“生”与“机”的结合。“生”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在土壤中长出幼苗，所以《说文解字》中说：“生，进也，象草木生出于土上”。^③ “生”总会带来新的事物、新的形态，它同时又是自然呈现的。“生机”有“生”的特征，指的是“能够以很小投入取得显著收益的生长壮大态势”。这就意味着某种事物在生长、生产、生活等过程中，由初期相对微小的状态，有希望不断发展自身，将来取得显著收益，这里包含着

①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19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3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页。

发展的目的指向和价值的增长。“生机”存续于机体之中，通过机体的形态变化得以展现。“生机”的展现贯穿于机体生长或发展的始终。人们经常将“生机”与“活力”相提并论，其实“活力”只是“生机”的量的特征，而“能够以很小投入取得显著收益的生长壮大态势”才是“生机”的质的特征。但是人们习惯上谈论某一事物的生机和活力，可以兼顾质和量两方面特征，便于理解，所以下文讨论生机的意蕴时仍然经常沿用“生机与活力”的提法（尽管严格讲应该称之为“生机的活力”）。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有机体”一词可以理解为机体中有“生机”存在，即“有机体”意味着“有着‘生机’的物体”。凡是机体都必然存在其“生机”，“生机”是识别机体与非机体的一个根本特征。不过，“生机”的这种功能，在“organism”中是看不出来的，这是中西机体哲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机体还有其他方面的本质特征，如新陈代谢、自动调节、进化、繁殖、目的性等，这些本质特征是从生物体的性质和形态中概括出来的，也是人们比较熟悉的。然而这些本质特征在生物体之外的某些事物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人类能够通过实践特别是创造性的活动，将生物体的“生机”等特征赋予某些自然事物（创造各种具有生命特征的人工物，比如仿生的工具、机器和生活器物，可以称之为“人工机体”），或者赋予某些社会事物（创造被法国哲学家斯宾塞称为“社会机体”的各种社会组织或管理体系），或者赋予某些精神事物（创造各种被人们称为“精神机体”的文字、符号和观念体系）。这些类型的机体超出了生物体的范围，丰富了“机体”概念的内涵，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外延。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机体特征，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生机”在阐释这些广义的“机体”性质和相互关系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一点将在后面具体展开论述。对“机体”的广义理解有着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近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广义上研究各种机体变化和发展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称之为“有机论”或“机体论”。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有关疾病的理论，认为疾病发生与器官结构的损伤有关；其二

是有关生命现象的理论,认为生命过程的能动性来自系统的自组织状态;其三是关于社会的概念,把社会看成由理论、信仰、意志构成的超越个人的组织,类似生物机体,同样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的过程。概言之,“机体论”指的是从机体特征角度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各种理论^①,这些理论成为在一般意义上开展机体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由此可以概括出一般意义上的“机体”概念,它的内涵就是“生机”与新陈代谢、自动调节、进化、繁殖、目的性等本质特征的结合,而外延则是生物体(准确地说应该是“生命机体”,即具有生命特征的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结合。这个意义上的“机体”,才构成了机体哲学研究的完整对象。对“机体”内涵和外延的这种理解,由于引入“生机”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机体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因而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它就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的逻辑起点。

对机体本质特征的理解,在历史上和现代都曾经出现过不同形式的泛化倾向,就是将本来不属于机体的事物也视为机体,或者说是将所有事物都视为机体,从而取消了机体与非机体的根本区别。将机体本质特征作泛化理解的一种较早的形式,是将人类具有的思维、语言、目的性、精神需求等特征在想象中赋予万事万物。远古时期曾流行“万物有灵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有其生命和灵魂。然而科学的发展逐渐证明,自然界中相当多的事物只是纯粹的无机事物,不仅不具备人类的灵性,也不具备生命特征。不仅如此,在整个宇宙中,有确切证据的生命现象目前看来也只是出现在地球上。“地外生命”(这里不包括某些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存在,目前只是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宇宙中绝大部分物质可能都不是机体。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由于人类的思维系统具备机体特征,所以在认识外部世界时,有时会运用这种机体特征来描述有关外部世界的认识成果,即外部世界的变化(包括一些无机事物的变化)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但这并不等于外部世界的这些事物因而也都具备机体特征。如

① 王森洋:《比较科学思想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6页。

果混淆两者关系，就会出现“机体性的误置”。比如海洋上气旋的生成是一种无机现象。这种“生成”过程在某些方面类似生命现象，即某些条件齐备时就自动生成，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能发展壮大，但它毕竟不是生命活动。地球上活火山的活动也有类似特征。（所以称之为“活”的火山）人类可以用表示机体特征的术语描述其形态，但仅限于隐喻，引申不出更多东西。

将机体本质特征做泛化理解的另一种较晚出现的形式，是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将一些并非仅仅属于机体的事物特征看作机体的本质特征，从而将所有事物都看作机体，构建能够解释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机体哲学体系。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等西方机体哲学派别，都具有这种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某些普遍特征，如绵延性、过程性、系统性等，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度被忽略，但在研究机体事物时被突显出来，因而这些本来属于机体与非机体共有的特征就被规定为机体的本质特征，从而导致对机体本质特征的泛化理解。二是西方哲学在传统中一直追求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彻底的解释能力，因而相应的机体哲学研究也容易追求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哲学地位。机体哲学研究应该在机体与非机体之间进行恰当的划界。将世界上所有事物都看作机体，实际上遮蔽了机体固有的本质特征。

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对“机体”和“生机”的新的理解和阐发，能够实现机体与非机体之间的恰当划界，从而有效避免对机体本质特征的泛化理解。无论是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还是精神机体，一定要存在“生机”才能称之为“机体”。如果某些事物发展变化的绵延性、过程性、系统性与“生机”特征无关，这些事物就不是机体。人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成果可能具有机体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事物本身属于人们日常语境中理解的“机体”范围。关于机体与非机体之间划界的讨论，还要在后面讨论机体的本体论问题时进一步展开。

第二节 机体哲学新形态的意义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展开的机体哲学研究，是机体哲学领域中的新的理论形态。要了解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考察其出现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背景。机体哲学研究有着漫长的历程。在西方哲学史上，机体哲学明确作为一个学派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开始的，但机体哲学研究的思想萌芽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然而近代机体哲学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没有成为显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趋势开始发生变化，机体哲学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出现了中西机体哲学研究交融的倾向，这种状况值得深入反思。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茨、柏格森、怀特海、贝塔朗菲等人的机体哲学研究，都是为了弥补单纯的逻辑思维和机械论世界观的局限性而提出的。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强调明晰性、确定性、严格性。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各种机体，会造成对达不到这种标准的众多研究成果的排斥。因为各类机体具有能动性和目的性；其表现方式可能灵活多变，其中一些有机联系可能是隐蔽的、随机的。在对各种类型的机体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割裂机体内部和外部很多有机联系，忽略机体本身固有的许多特点，因而难以获得对机体整体性质的全面理解。事实上，西方机体哲学家们对机体本质特征和相关社会问题曾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他们的思想成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思想成果对单纯的逻辑思维和机械论世界观的局限性进行了尖锐批评，可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机械论世界观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与广泛传播。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一直将“机体”与“机器”视为两类事物，而且对“机器”概念更加尊崇。不仅具有机械论世界观的学者力图将“机体”归结为“机器”，而且机体哲学家们也回避在自己

的学科体系中对“机器”作全面而统一的阐释，这就使其发展受到很大局限。近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更需要对机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广泛运用数学模型、逻辑分析和科学实验。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的微积分学提供了描述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成为研究一切机械运动的原理。牛顿强调作为自然哲学中数理证明起点的应当是观测到的效果和力学运动的那些规律。笛卡儿也提倡同样的观点，设想自然现象应当用机械名词来解释，因为我们对机器的作用和其他机械设计的東西最熟悉，而且必然以已知解释未知。^①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开始都以并不具备机体特征的自然界事物为研究对象，进而运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探索生命现象和人类社会中各种机体的特征。像生物学、生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一开始都带有从力学原理出发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倾向，其表现就是“生命力”“生产力”“智力”“劳动力”等术语的大量涌现，以及完全用物理、化学原理解释生命活动的“还原论”的出现。前面说过，笛卡尔曾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他把人和动物的肉体都看成机器，动物在他看来是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缺乏情感和意识的自动机。人则不同，人有灵魂，它蕴藏在松果腺内。在这里灵魂与“生命精气”发生接触，通过这种接触，灵魂和肉体之间起相互作用。^②而提出“人是机器”观点的拉美特利说他观察到病人的心情常常取决于他身体的状况，而且他说即使是砍了头的动物也能进行一些动作，正如缺少一个部件的机器还能进行不完全的动作那样。^③从机器角度来研究机体特征的思路，使得人类对生命现象和人类社会中各种机体的特征在细节上有了更加丰富、准确、细致的了解，同时也带来了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就是机体特征在逻辑思维的框架中被简略化、固定化、静止化，变成了僵硬的理论模型，而机体本身固有的“生机”特征却被排斥掉了。

① [美]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②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3页。

③ [英] 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机体哲学研究在现代的逐渐兴起,是在“机体”与“机器”关系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方面,自动控制机器以至智能机器的迅速发展,显现了机器本身也可以具有生命机体特别是人类的某些特征,而认知科学领域关于“涉身认知”的大量研究显示了超越逻辑思维局限性开展机体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大机器生产的迅速扩张带来了生态环境方面的严重问题,大工程项目的社会风险带来了人们对工程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反思,这些问题都不是在机械论世界观框架里能够妥善解决的。现在有些学者已经力图运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考解决生态环境方面具体问题的途径,但对实际的工程技术活动影响有限。有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如解释学、现象学、实践哲学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研究与机体特性相关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单纯依靠逻辑思维方式带来的缺陷。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努力和海德格尔“解蔽”的工作是很有启发性的,可是其表现方式较为晦涩复杂,很难成为民众普遍了解和使用的思想工具。以上状况表明,当代的机体哲学研究要充分体现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还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开展新的探索。而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展开的机体哲学研究,就是致力于在这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机体哲学新探索的突破口,是在“机体”与“机器”的关系上转变思路,这就是不要再遵循完全用物理、化学原理解释生命活动的“还原论”思路,不要试图把“机体”还原为“机器”,而是倒转过来,将“机器”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机体”,即“人工机体”。这样就可以将“机体”与“机器”在机体哲学框架里统一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新的理论框架里引进一些以往缺少的概念,其中就包括“生机”概念。一旦引进这些概念,机体哲学研究就开启了新的视域,各种类型机体的性质和相互关系就会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此可以带动机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研究出现新的局面。机体哲学的新探索还会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相对于西方的机体主义哲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在对事物有机联系的整体把握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些能够表征事物有机联系动态过程的范畴,这是西方逻辑分析的思维框架

较为缺乏的。比如“气”“生”“阴阳”“五行”“太极”“神明”等，都是用来表征事物有机联系的动态过程的，但这些范畴从逻辑思维角度看不成体系，也缺乏实证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对事物有机联系的整体把握，需要经过适当转换，才能具备现代哲学的表现形态。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要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有所贡献，从机体哲学研究入手，可能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从更开阔的视域中考察各类机体的存在方式、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特别是探究“生机”概念在机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研究中的作用，使中西机体哲学研究的交融达到更高层次，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当代新的理论形态的机体哲学。这种机体哲学研究能够通过揭示“生机”的深刻意蕴，使各类机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以往被忽略或遮蔽的方面呈现出来，具备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机体哲学的这种新探索，有助于使机体哲学研究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一方面不断汲取来自现实生活的思想营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方法论价值，为解读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西方机体哲学流派对现实社会问题很少关注，这里除了哲学理论本身表达方式的高度抽象性原因之外，还在于对机体本质特征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一般性层次，很少对机体本身作具体的分类、比较、问题解析和诠释。而在机体哲学研究引入“生机”等能够表征事物有机联系动态过程的范畴之后，就可以打开一条从抽象理论到现实应用的通道，用机体哲学的理论模型分析现实问题，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重大问题，都与人们在把握各类机体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程度密切相关，而人们以往可能并未察觉，机体哲学的新探索有助于人们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分析，这种方法在研究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近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是逻辑分析的产